



又到槐花飘香时

■郭艳华

每年春末夏初,几场酣畅淋漓的小雨过后,村前那几棵槐树开始抽枝展叶。放眼看去,那郁郁葱葱的枝叶间,挂着串串剔透的珍珠。再细看,它们犹如排列整齐的士兵。稚嫩的初露晶莹,饱满的芳姿出现,还有那绽放的羊脂般洁白的花朵,白色的花瓣上泛出淡淡的翠绿,稍显晶莹,如翠如玉,簇拥在紧凑的嫩枝上,编织出一串串沉甸甸的花穗,缀满了整个树干。阵风吹来,一棵树就是一朵飘浮的云,翻飞着、跳跃着,让我思绪万千,童年捋槐花的场景又一次浮现眼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槐花盛开的日子,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青黄不接的时刻。在过去那个清贫的日子里,每到这个季节,几乎家家户户的粮囤基本上都快见底儿了,真正到了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这时候,一棵棵槐树上的花儿,就成了一道充饥解馋的美味佳肴。于是,年少的我就跟随着大人们爬上树捋槐花。

我是家中长女,父亲又在城里工作,奶奶就把我当小子使用,所以男孩能干的,我都会干。捋槐花,对于我来说,乃是一件乐此不疲的事情,因为在我们家坑南沿,有好多棵高大粗壮的大槐树,枝繁叶茂,站在下面是很难捋到槐花的,只有爬上大树捋槐花。爬树是我的强项,我先在腰带上系根长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着篮子和钩子,再脱掉鞋袜,光着脚丫子,双手抱树,两只脚脚趾扣紧树干,像个猴子似的,敏捷利落地爬到树的最高处,骑在树杈上,把拎上来的篮子和钩子放稳,我一手搂紧枝干,一手小心翼翼地捋槐花,然后放到篮子里。

槐花大都盛开在高处的枝头,捋起来既麻烦又危险,于是,我就挑选那些花繁枝嫩的树枝,干脆用钩子把它折下来,一枝枝折断了扔到地上,大有白居易“满地槐花满树蝉”的意味。那时不知唐朝诗人白居易,只知道把就近一大片繁花折得差不多了,匆匆下树,呼唤弟弟妹妹们坐在地上捋槐花。有时我还会用带槐花的枝条编成花环戴在他们头上,领着他们做游戏,追逐声、嬉戏声响彻云霄,人影、树影构成了一道移动的风景。

捋回槐花以后,奶奶把它洗干净,放入食盐和调料,拌上面粉,上笼蒸熟就可以吃了。吃的时候浇点醋,淋点蒜汁,味道鲜美,让你不忍放筷。如果用葱油炆炒一下,拌上鸡蛋翻炒几下,色香味俱全,可谓美食一道。然而,在那个年代这是十分奢侈的了,偶尔食之,一定让你回味无穷。

槐花的吃法多了,可以焯水凉拌,也能剁碎炒鸡蛋、包饺子、摊煎饼、煮粥、泡茶……最广泛的吃法是麦饭,洗净拌些面粉加盐上笼蒸。且不说晾凉添加美味的调汁,只是闻着满屋飘散的花香,就足以让你馋涎欲滴。晒干的槐花还有许多药理作用,小时候,因晚上偷看小人书,嘴上熬出水泡,奶奶就用干槐花煮水让我喝,两三日即愈。

50 多年如白驹过隙,一去不复返。而我对槐花仍情有独钟,不是因为它的洁白清香,也不是因为它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高,是因为它曾经芬芳了我的童年。



蔷薇花开至荼蘼

■董雪丹 文/图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是诗人余光中翻译的英国诗人的诗句。译得实在是太好,让人瞬间意会出太多太多:一个怀揣着猛虎之心的人,心中生出爱意的时候,也会在蔷薇花下细嗅,雄心也会温存,猛烈也会安然,刚强也会轻柔……

仅从诗句中就可以想象,蔷薇应该是一种柔美的花。李时珍曾解释蔷薇之名:“草蔓柔靡,倚墙援而生,故名。”此一说法将蔷薇的蔓性说出来了,当然,蔷薇不是草,但因它的蔓生而多出许多温和与柔软的感觉。

其实,柔只是它的表象。且不说它的刺,只说它柔软的强大。在周口大道桥东北侧蔷薇花墙旁边,我就发现一棵被蔷薇裹挟的桃树。远远看时,还有些纳闷:已是春末,是什么树还在开花儿?走近,才发现蔷薇的枝蔓跨越了和桃树之间的距离,让已经挂着桃妞妞的树再一次“绽放”满树的花朵。面对这躲不开的纠缠,桃树有些发蔫儿,显得无能为力、无可奈何。

当然,大多时候,蔷薇也只会将自己的表象示人,朵朵精神叶叶柔。蔷薇的品种很多,这次所见,是明媚的红粉,一簇簇地团裹在一起,散落在枝叶间,沿着栅栏延伸,再延伸,筑起一道温馨浪漫的花墙。有年轻的男女在拍照,还有穿着婚纱的新人,在这象征着爱的花前,多么美好。据说,蔷薇的花语是对爱情的向往,即便风吹花落,爱亦永不凋零。

在一片花朵的密集处,有枝蔓伸展出来,行走其间,有被蔷薇花包围的感觉,同时也被它的花香浸透。微风一吹,香云落向衣袂。大片的红粉之中,偶遇一枝雪白——粉与白,都因对方的存在而更精彩。看着深深浅浅的粉,再加上粉白的相映,突然就想起清代一位诗人说尽蔷薇美态:“……满架花光艳浓。浓艳,浓艳,疏密浅深相间。”

蔷薇花下,自然而然地想起有关

蔷薇的故事。《红楼梦》里除了“蔷薇硝”事件,还有一个场景与蔷薇有关。第三十回,宝玉进了大观园,“刚到了蔷薇花架,只听有人哽咽之声……如今五月之际,那蔷薇正是花叶茂盛之际,宝玉便悄悄地隔着篱笆洞儿一看,只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绺头的簪子在地下掘土,一面悄悄地流泪。”他仔细又看,不是掘土埋花,是向土上画字,是个蔷薇花的“蔷”字。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千个“蔷”,真是“痴”到极处。龄官之“痴”,全都给了贾蔷——一个名字与蔷薇花有缘的男子。第三十六回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宝玉想起《牡丹亭》曲子,听说龄官唱得最好,便寻过去。哪知龄官拒绝唱曲,说自己嗓子哑了,当然,能让她唱的,也只有贾蔷。这个同时具有蔷薇花柔与刚的女子,可以为了自己所爱,让宝玉觉得“从来未经过这番被人弃厌”,红了脸出去,终于悟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从此后,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罢了”。

依依不舍地与蔷薇花告别之后,身上、心上,还留着它的余香。天已越来越热,这香,让人忽略了为看花而生的汗,却不能忽略季节的转换。春归何处?黄庭坚答:“因风飞过蔷薇。”

春已渐行渐远,让人不能不想到蔷薇的近亲——荼蘼。历代文献并未确切指出它的种类,我也没有见过这种花,只是知道它和蔷薇是一类植物,有相似之处,其中又以悬钩子蔷薇最为接近,是春季最后盛放的花。

最初知道荼蘼,是在《红楼梦》里,麝月抽到一张花签“荼蘼——韶华胜极”,由此知道了“开到荼蘼花事了”,“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荼蘼过后,无花开放,是一年花季的终结,春天也便不再了。

由此,荼蘼留给人的大多是颓废、绝望、孤独、忧伤之类的文学意象,就连荼蘼花的花语也是“末日之美”,让人想到美人已逝去的青春,恋人已终结的情感。

对于荼蘼,我没有这些感觉,是因为我还没有见过?在我的理解里,极致也是一种美,荼蘼应该就是一种绽放到极致的花儿。爱到荼蘼,爱到最丰盛、最刻骨,即便落英缤纷,又何尝不是一种极致之美?

星星

■王中钦

举起燎原的火把
把江城的夜照得通红
梦不长 迎着风
齐刷刷的脚步
不约而同地奔向黎明

黄鹤楼挺立
猜得出南极与北斗
樱花绽放
喊上来猎户和水瓶
脊背上写下的名和姓
印证着民族的手足情深

不止是眼前的几颗
勾勒出耀眼璀璨的海
还有大把的金木水火土
将子夜的乍暖还寒
驱赶得荡然无存

也有几颗流星
划出一道长长的线
然后 长眠于历史的河
融入深爱的长江
化作永不干涸的水

但星星家族不畏死亡
他们众志成城 淬火成钢
穿过乌云 迎接喷薄日出
那朝霞清激欲滴
像极了党旗的色彩

最美的邂逅

■旭日

短短的发辫
纤柔的身躯
浅浅的微笑
长袖的花衣
……

儿时的纯真
少年时的记忆
在我心中
你就如初春的嫩绿
……

岁月留痕
几十载的分离
我寻到了你
也找回了自己

想你
在无数个夜里
分离
也不怕迢迢万里
你灿烂的笑容
会温暖世界
也重把我豪情燃起

让世事跌宕
再遭苦雨
有你 又有何惧

